“节地葬”可以很美好

秦 丹

今日论语

把故去的亲人埋在树下,地上长出了一棵青青的树苗;把亲人的骨灰埋在花坛里,花坛里开出了五颜六色的花朵;把一生困倦的已故亲人不着痕迹地深埋于地下,不让任何人、任何事打扰;把生前个性淋漓、敢闯敢干的亲人送到海上,让他拥抱无边无际的海域……

这不是童话故事,这是“节地葬”,是新形式殡葬中的树葬、花坛葬、深埋、海葬诸种。清明前后,墓园土地问题再次引发关注。根据上海市民政局的监测,全上海有7500亩土地可用作公墓,目前已用去5500亩,仅剩下2000亩左右。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处长吕春玲称,现有公墓资源估计还可以用10年,如果挖掘潜力,至少可以增加5年以上。

节用,是为了更好地用。节地而葬,客观上讲,是因为资源稀缺,沪上很多公墓都已经碰到了用地问题,并开始控制每年可使用的土地总量。其中,闵行、浦东、青浦不少小规模公墓可销售土地只有10余亩,特别紧张的公墓已经悄悄开始限量销售。尽管墓地价格高企,一墓难求,但公墓推出的价格低廉的“节地葬”却未见“形势大好”。究其原因,是许多人观念一时转不过来。

长期以来,“入土为安”的观念,在国人的脑中扎下了深根。有许多人还认为葬亲人“不接地气”对不起死者,也对后代不利。有这样的观念,很正常。但是,却未必对。世界上有的国家,有的民族,就讲究海葬、树葬,难道他们先人的灵魂就四处漂泊了吗?显然不是。清明祭扫,是为了慎终追远,这完全是精神层面的事:有那么一棵树,有那么一个地方,可以让我们的心灵找到方向,仅此而已。如果把精神的一面看淡了,而把物质的一面看重了,即便有钱子孙买得起“天价墓”,后期的装修也无比豪奢,但做人行事如果为富不仁,那先人的灵魂又怎能安息?

正因为葬亲人是“很感情”的事,如何鼓励市民选择“节地葬”,民政部门要多创新工作思路,尤其要指导各公墓提升服务。如果海葬很麻烦,这里登记那边折腾,谁还愿意选择?如果选择树葬后,那棵小树苗总是枯萎着,谁又能安心?分析一下有一些市民为什么会比较接受“壁葬”?虽然是个小格子,但有那么一个地方,有名有姓,把亲人的骨灰放在里面,多少还有点像大山壁上石窟中佛、菩萨的感觉,这符合民众的民俗心理。

其实每一位逝者身后,都有一段色彩不同的人生故事。只要大家的观念转变了,面对各种各样的节地环保葬法,选择其中较符合逝者的一种,或许更能安慰生者的感情。追慕亲人,本就为追慕他们的遗风,追忆和他们一起的岁月,感谢他们曾经无私的牺牲和给予。即便亲人海葬后肉身全无,即便你身处天涯海角,清明这天只要你面朝大海,你感怀亲人的心,就能感觉到那些共同经历过的春暖花开。

新民随笔

儿出远门

张晓然

儿子即将大学毕业,他提出要独自出一次远门,去云南大理。开始我并不在意,儿子大了,让他去闯一闯吧。但当我意外得知,他去大理,是去寻找一座名叫鲸鱼镇的小蓝屋旅馆时,内心还是有些难以平静。

倒不是担心这座遥远的鲸鱼镇会有什么鬼魅,而是忧虑儿子凌晨3时到达大理,黑灯瞎火,恐怕难以寻到离市区30里地外的旅馆。上网查到电话,打过去求助。岂料,儿子到旅馆后一觉醒来,得知我背着他惊扰了他的“独立生活”,很是不悦,电话里一番数落。惹得我长叹。

大理是著名的旅游胜地。儿子去那儿的真正目的似乎不完全是游山玩水,而是直奔鲸鱼镇。让我奇怪。大都市的楼群、车龙、污浊空气,以及人心的重重设防与攻略,不仅压抑着成天为生存而忙碌的城市上班族,而且也漫延到学生族。微信里传的一句话让我心惊肉跳:只要学不死,就往死里学。学生读书不是快乐,而是死拼。儿子读书一向闲散,如果他都要渴望鲸鱼镇,更何况那些拼命的“书生”?我上网找到鲸鱼镇,照片上,小蓝屋像画出来的幼儿园,很遥远、很原始,大都市里已难见到了。但它的单纯,却打动了儿子的心。

儿子缺乏出远门的经验。迟到、误机,计划全打乱。到达昆明已是傍晚7时,到大理还要坐五六个小时的长途大巴。我担心路上不安全,就在电话里建议他在昆明落脚,次日再赶往大理。但他坚决不同意。一定要如期见到鲸鱼镇。于是我就和妻子担心,儿子坐上黑车怎么办?在车上被歹徒抢劫怎么办?遇到骗子怎么办?或者大巴司机像某些校车司机那样,连合格驾照也没有,在盘山公路上出点事怎么办?更为担心的是,就算安全抵达大理,半夜要走30里路,去找小蓝屋,没人指路,怎么办?我比儿子小的时候,也独自出过远门,坐长途车去黄山,那时候条件差是差,但坑蒙拐骗的事件却极少。更没有缺了窨井盖的窨井、会吃人的下水道。所以我一不做二不休,向旅馆求救。对方的声音像童话里飘出来的:“叔叔您放心,我们会去接他的!”

儿子安抵鲸鱼镇,却气咻咻地抱怨:“要你们管什么?我会有办法的!”看来儿子真是大了。他有勇气去面对未来的艰难险阻。去搏击风浪吧。

新民新语

信仰梦想

华心怡

人之初的梦想,你还记得吗?

几年前,受赠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(一译《炼金术士》)。友人说:这是一部好读的哲学书。一如绝大多数魅力传世的艺术品,它也经历过“漠视—尖叫”这条迂回的载誉路线。所幸,巴西作家保罗·科埃略在盛年便享受到随之而来的灿烂荣耀。据说,这是唯一一本语种超过《圣经》的书。

故事的雏形源自《一千零一夜》。保罗行文简洁,构篇朴素。西班牙牧羊少年圣地亚哥,接连两次梦见自己可以在埃及金字塔附近找到宝藏。男孩踏上追梦的路。他卖掉羊群,漂洋过海,穿过撒哈拉沙漠,一路奇遇,一路艰险却不改初衷,终不回头。最后,他见到了金字塔,却未获财宝。最后的眼泪使男孩明白宝藏所在:追梦路上得到的爱、友谊,以及关于生死、美丑的感悟。

更年轻的时候,我们似乎更天真,也更勇敢。在人生的那个阶段里,没有什么梦不敢做,也认定没有什么是不可能,我们企盼生活中的奇迹按照自己的设想发生。但现实的窠臼,尘世的牵绊,却一日日褪去我们天马行空的本性,裹上谨小慎微的外衬。是的,我们有太多理由去随波逐流。现代人,很累!对家人,是爱与责任;对生活,需模板经营;而职场中,亦步步为营。以我为中心的“乐活”,是一种奢侈。至于做梦这回事,则停留在看不到尽头的远处。

正因为梦想逝去,全世界的“保罗迷”们才会沉醉在这剂配方简单的心灵鸡汤中。55岁的重庆能源松藻公司退休工人刘易强,在退休后开始了自己的“奇幻之旅”,成为新闻人物。为了圆梦,他卖掉了家中的一套房子,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深造。刘易强钟爱画画,在公司当掘进工人时,收入微薄。他搜集废旧杂志、报纸,用来写字习画。27岁,他考取了浙江美院(现中国美院),却因为无力承担学费留守矿区。画画是刘易强的生命,他没有一日搁笔。迟来的圆梦,老伴没有阻挠,她只是担心:“一月份他刚刚面瘫,我担心……”

生活中所获得的一切,都有其对应的代价。人在旅途,自多波折。也许因为种种阻难,梦想会暂时搁置,但却始终是最宝贵的指引。信仰梦想,就能到达彼岸。小人物刘易强和大作家科埃略有着各自的成功,实质却归一为梦想不灭的成功:梦想在心中,宝藏就在脚下。

别让碾轧“意外”践踏了生命尊严

王松苗

权威声音

“一起发生在河南中牟,另一起发生在湖北巴东,一个因不满土地被占用,另一个不满财产补偿,一人死于铲车之下,另一人则被水泥罐车碾轧致死。相隔仅3天,接连发生的这两起事件让人触目惊心。”央视《新闻1+1》4月1日播出的《制止农田里的“强拆”》,再次让我们直面这两起悲剧背后的沉重话题。

两起“碾轧”的导火线,都与土地有关,与农民维权有关,肇事司机又都受雇于施工、执行企业。这样的个体悲剧,便很难让公众简单地归结为司机的“意外”。中牟宋合义事件发生20多小时之后,先是中牟县认证微博发布称“意外事故”,后涉事企业负责人强调死者酗酒,如今警方又认定司机“涉嫌过失致人死亡”,以及死者家属与涉事方弘亿公司达成和解协议,让人们更多了不少担心:虽说核实事件细节需要时间,但官方“意外”的判断是否给得太草率?

事实上,公众对碾轧事件的关注,不仅在于事件本身的残酷,对死者的同情,更重要的,还包括对土地征用合法性、相关赔偿合理性的质疑。事件背后有无利益驱动?涉事企业的责任在哪里?民事赔偿可以存而不论,但行政层面,我们应当追问:征地是否具有合法手续?在基本农田建设酒店等永久建筑是否合法?如果存在问题,那么当初又是谁来审批,如今又该谁来担责?这样的征地背后是否潜藏有其他渎职腐败?

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”,首要的就是在个案当中,尽最大努力保护公民的生命权不受侵犯。因为生命权是最高的人权,是最基本的公平正义,也是法律保护的基准线。(原刊今日《人民日报》,本报有删节)

今天无投诉

某些投诉热线,想说爱你不容易。投诉者往往被“自动提示系统”引进“迷魂阵”,折腾半天又被引回原地,至于“空号”或“无人接通”更是家常事。你还得小心,别碰上“李鬼”! 杜建国 画

自由谭

别被标准化“幸福”绑架了人生

集月音

在媒体不断渲染下,在网络情绪肆意弥漫时,在日常生活耳闻目睹中,正值人生最好年华的青年人仿佛成了当下最不快乐的人群。有调查显示,97%的受访者会“叹老”。80后、90后已经进入“衰老期”,总感慨自己“老了”、“落伍了”、“世界属于‘00后’了”。网上,各类“焦虑帖”泛滥成灾,80后、90后为婚姻、育儿和工作彷徨煎熬。平时吃饭聊天时,比互相攀比吹牛更能引发共鸣的是集体吐槽,从老板严苛到婆媳矛盾,从工资赶不上房价攀升到买得起车却抢不着车牌号。青年人,在最该享受工作与生活魅力的年纪,却陷在悲观情绪中苦闷不已、自我厌弃,丢失了锐气,迷失了方向。

探究不快乐的症结所在,原因自然指向现实和社会给予的巨大压力。就业市场竞争激化,薪资待遇止步不前,房价如同坐上火箭,生活成本不断昂头向上……重重压力如泰山压顶,确实让人无法淡定闲适,但真正让人内心躁动不安的,是对幸福与成功追逐不及的失落。

幸福源自内心的满足,本是种无法捉摸、无法量化的状态与感受,但随着现代社会物化的日趋严重,幸福也被标准化,人们默契达成的社会共识成为一把量尺,以各种刻度度量每个人的生活状态。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,最好是公务员;要在适当的年纪及时领证结婚,及时生养孩子,给孩子最好的一切;要有一套房,买上一辆家用车……一切标准之外的选择很难获得社会的认可,在旁人眼里意味着不幸福不成功,若不从众,便有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孤单悲凉感。

这一同质化的价值观不断被强化,自有其土壤。人们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生活的剧烈变动,以致面对未来时有深深的担忧,而在如何应对未来不确定性、抵抗风险性这一问题上,现今标准化的幸福模式是目力所及的最佳选择。所以爱子心切的父母是标准化幸福的忠实拥趸,子女的些微越线便是不务正业、荒废人生,以致有女儿被母亲逼迫考公务员而跳楼自杀,母亲的拳拳爱心反而酿成人间惨剧。

标准化的幸福会带来些许安全感,却未必能带来真正的幸福感与成就感。因为这种幸福观非常单一狭窄,人生只剩一条坦途可走,只能循规蹈矩、墨守成规,直到三十年后可能也不会有任何质的变化。其中的乏味与无奈恐怕才是80后、90后“叹老”情绪的根源所在。

菜有百味,人有百种,相对应的也该是百花齐放的人生,稳定却略有乏味的标准化幸福不可能适合每个人。一旦跳进名为“幸福”的模具,性情被磨平,才华被压制,心有不甘的年轻人自然会在心理上产生反弹,故而焦虑和苦闷情绪弥漫在看似风光却内心苦涩的年轻人群中。

别被标准化“幸福”绑架了人生,每个人自由发展,尽展才情,才是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良性发展的态势。